

皮皮文集

皮皮 著

全世界都8岁

没有任何法律规定
我们不可以永远停留在8岁
我们不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生
和自己的死
我们做不到这些
因为我们不愿意——停留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全世界都8岁

皮皮

皮皮
著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世界都8岁/皮皮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 10

(皮皮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3889-0

I. ①全… II. ①皮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4362号

策 划: 魏心宏 贺鹏飞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特约编辑: 孟 醒 闫富斌

装帧设计:  灵动视线

全世界都8岁

皮 皮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 csc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870×1092 1/32 印张8.875 字数187,000

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89-0/I · 2989 定价: 23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666

自序 永远停留在8岁

没有任何法律规定，我们不可以永远停留在8岁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大人都做到了这一点，除了生理原因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停留。我们更不愿意做的，是承认这一点，为此，我们找到诸多借口：社会不允许，我们必须承担责任，我们必须生存，等等。

生存的样式五花八门。

比如，生存最重要的前提是有饭吃。马尔克斯中篇小说《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里，已经没有任何吃食的上校，回答妻子他们接下来的时光里吃什么的问题时，斩钉截铁地说：吃屎。

再比如，生存的前提是活着。硬汉海明威在其短篇里多次写到的男人是可以被打死的，但不可以被打败。他最后轰掉了自己的脑袋，让所有嘲笑他的期待变成泡影，宛如绝唱。估计崇拜自我了结的日本人肯定也因此崇拜他。

卡夫卡的《地洞》告诉读者，世界的缺失是无法补全的。这样的启示很可能迫使读者提前进入我们常说的不惑之年：

只是活着，不再求全。

还有很多类似的……

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又是悲喜交集。

运气好的，心境好的，活得好的，即使他们已经栖身在作家队伍中，也不多说了，因为陌生。有些人生存运气不佳，长久停留在阴影的寒冷里，为了防止冻僵，防止进一步发疯的可能，热身运动之一就是写短篇小说。还有一种只能防止冻僵，不能防止发疯的热身运动是写诗。

长久在阴影中生活的人们，有些刚烈的估计已经果断地离开了。他们无论从眼前，还是从未来都找不到真正的慰藉，同时他们不想骗自己，让自己相信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（事实证明，我们的世界没有变得越来越好）。剩下的既没有了结的勇气也没有被送到疯人院，顽强地纠缠在各种思想各种理解各种状态中，勇敢而苟且……紧紧抓住写短篇小说这根有用的稻草。它的短小适用于通过写作来摆脱妨碍你生活的负面情绪。此外，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的感觉或幻觉，在短篇的短小中可以显得饱满和完满……散落进一个长篇，这些娇嫩的东西要么不起眼地虚弱，要么贯穿不了全程。

……短篇小说帮助写的人生活得稍好些。假如我补充一点，我没有写太多的短篇，二十年来仅此数篇，你会怎样理解呢？

于是，短篇小说写得好与不好，我想，跟写作的出发点休戚相关。无论以怎样篇幅见长的作家，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：生活和作品的距离。那些先活到位，然后把这些随手记录下来的作家是少数，比如卡夫卡、巴别尔等。余下的

是活不到位，想通过写作来弥补这缺陷的另外的少数。剩下的是对此毫无意识的充满自信的大多数。

假如我用里尔克的一段与此并不相干的话结束这篇序言，即使有些牵强也请勿过于介意。我只想给这篇小东西找个类似某些激昂交响乐尾声处的强烈——把所有的一切扫进或覆盖进寂静的深谷。

——“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的人变得越来越罕见。而且很快会变得像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的人一样罕见。上帝啊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来到这里并且找到一种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生活，我们只得上演这种生活。当我们想要离去或是被迫离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去。但是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”

包括写短篇小说。

2009冬，柏林

目 录

自序 永远停留在8岁	1
光明的迷途	1
留神，因为你是女人	20
闪 失	37
回 音	53
蜜月的故事	62
外 景	90
城市轶事	117
活 着	135
全世界都8岁	157
左 肾	177
死亡时的天气	195
异 邦	209
老头老太太之歌	233
出卖阳光	251
凉爽的绿豆汤	257
总在河边坐着	260
想去中国	269

光明的迷途

对于你这小小的黑子
那将是一个特定的“眼”

——题记

她听见了声音。

她探起身，从他怀里挣出来。那声音又沉又闷。

她知道他一定把大门从里面锁上了。她重新躺下。她看出他正盯着她，她盖上被子。

又听见了声音。这次，她没动。

他说：“你又要出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是不是巴妮。”

“今天我不舒服。”

她下床穿衣服，他说可以不穿衣服，只要披上一件衣服，打开窗户对巴妮说你不想去就可以了。她穿好衣服，对他说巴妮不在大门外。她一定回家等她去了。

他闭上眼睛，用手一下一下地敲着脑袋。

她飞快地打开大门，她真担心刚才那声音不是巴妮搞的。巴妮要是不在，她可没别的朋友了。

巴妮在。她坐在她家院子里晒台上，抱着两只兔子，样子很忧伤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以为你不来了。我阿妈不在。”

“阿爸呢？”

巴妮一闭眼睛一扬头，一副陶醉样。她总是用这个动作告诉别人阿爸喝酒去了。

她跳上晒台，抱过一只兔子，这时她说：

“巴妮，我得回去了。今天你找胖子玩吧。他病了。”

“你哥哥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他像个鬼。是个戴眼镜的白鬼。”

巴妮龇牙咧嘴，拎着两只兔子的耳朵吊在脸庞，大叫着发出一连串怪音。

这个慢慢朝家走要去照顾哥哥的女孩叫紫杉。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不介意比她还小五岁的巴妮叫她紫奶奶。就像她不介意巴妮说她哥哥像鬼一样。她不喜欢哥哥为她取的眼下的这个名字。很害怕鬼不戴眼镜，尤其是晚上。刚闭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过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就能看见这张白脸，白白的，鼓出来的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还动来动去的。只要这个时候他摸她，她准出汗呢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。到了晚饭的时候。她打开他屋里的灯。他把手从眼睛上挪开点看着她。她说她要去做晚饭了。

他点点头。她把放在床头柜上的眼镜递给他，他戴上，又摘下擦擦，又戴上。

她又听见那声音，又沉又闷。

这是一间有二十八九平方米的大房子，像是库房。它被分成两半。其中有一半又被分成第二个两半。一半小点的是厨房。另一半大点的是哥哥的卧室。三个屋子里有两个屋子有床。大一点的房间里有一张小床，哥哥的卧室里有一张不大不小的床。

哥哥躺在他的房间里。紫杉把巴妮领进屋里，没想到哥哥坐在这个屋里，他热情地招呼巴妮。她说，巴妮的阿妈出去了。

“就在这儿吃饭吧。”

巴妮扯着紫杉的衣裳跟进厨房。她们彼此做着鬼脸。巴妮说：

“紫奶奶，求你做饼吧，就像上一次的那种。”

她很犯难。

“那就做饼吧。紫杉。”

是哥哥的声音把她们吓了一跳。

“巴妮，你肯定能找到吗？巴妮，我们都离家这么远了。你记着路，这么黑，咱们要是丢了，就全完了。不会有人来救的，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。”

巴妮停住脚步等紫杉走近。紫杉四下张望。河哗哗响，在刮风，树也响。她们走在一条公路上，公路的另一侧是一片荒地。也许夏天会有羊群。

“巴妮，我们出城了。”

“噢，紫奶奶，别怕，别怕，噢噢，别怕。”

巴妮搂着她的腰，不停嘴地噢噢。

“别闹了。我们顺着这条路回去吧。我记着我们就是顺着这条路来的。”

“我要找阿妈。”

“回去吧。也许你阿妈已经回家了。她根本没去你说的那个地方。我也不信你能找到那个地方。回去吧。”

“回去阿妈不在家。”

“阿爸在。”

“你回去吧。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家的。”

她们继续朝前走了。风好像比刚才大。因为河水和树木的响声比刚才大。紫杉突然跌进一个坑里，坑不深。她往前看，往前的路面堆满了砂石。她突然明白为什么这条路上一直没有车辆往来。巴妮搀起她，她们拐上一条砾石小路。小路两旁是快要干死的草丛。草把小路挤得很窄。她们一前一后向前走，每次迈动脚步草丛都沙沙响。声音越来越大，渐渐盖过了河水和树木的响声。紫杉知道她们离公路远了，而且小路是弯来弯去的，方向完全乱了。

草丛变稀了，再往前一段草完全没有了。出现一片开阔的砾石滩。她们坐下，望着砾石滩的远处。

巴妮说：“你怕那个鬼说你吗？”

紫杉没回答，心里很茫然。

“我阿妈一开始也不让我姐姐晚上出去。可她偏出去。后来阿妈就对姐姐说你死在外面吧！”

“她死在外面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没病不会死的。可我阿妈说她死了。我姐

姐漂亮极了。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。”

“有时候没病也会死人，是自己想死。”

“你是说你，还是我姐姐？”

“都一样吧。”

“不一样。你没有阿爸阿妈。我们这儿没人跟哥哥住在一起。每个房子里都有阿爸阿妈。你和他分开算了，那鬼又不是你的亲哥哥。”

老头尽管老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。紫杉总是在每天早上看见他。她去小街对面的铺子买一个北京人炸的油饼。她不知道老头这时候是去上班还是去喝酒还是去干别的什么。他穿得很整齐，不像晚上。晚上他总是让人搀回来。搀他回来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。由此猜想他不定在哪个地方喝酒。老头脸都喝肿了，裤子勉强挂在身上，上衣乱七八糟系在脖子上。巴妮很怕她这个阿爸。紫杉也怕。只是紫杉从没对巴妮说过她阿爸是个很漂亮的男人，他的眼睛是凹进去的。像那个派克。巴妮似乎不懂凹进去的眼睛意味着什么，因为她除了阿爸喝酒没对紫杉提起过别的。

巴妮家住的是一幢独立的房子，很厚的墙，房门前是一个面积不大种满花草的院子。房子的结构很特别，从南到北紧连着三间，仿佛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长走廊被门割开。紫杉没去过第三间，它太深。她总是在院子里的晒台上同巴妮在一起。巴妮住第二间，这是巴妮说的，紫杉只去过一次。而在紫杉看来巴妮似乎一直在晒台上。

星期六紫杉可以出来很久。家里有客人。她推开巴妮家的院门马上又关上，她看见老头站在院子里。

“进来。找谁？”院子里传出来的声音很大。

紫杉重新推开门，还没等她说话，老头又大叫一声。巴妮从屋里随着喊声飘出来。接着她被巴妮拥出门外。

“你怕了。他不喝酒就是要这样喊的。”

“巴妮，昨晚你阿妈回来了吗？”

“紫奶奶，我阿爸让你跟我一起去西街买酒。”

“你阿妈回来了吗？”

“你别再提我阿妈。”

“去西街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跟着我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阿妈她在家，你见过我阿妈吗？”

“我好像见过。我记不清她什么样。”

西街是一条石板路，路两旁有彼此相接的旧房屋。白天这些临街的房子都是铺子，什么都卖。晚上都上厚厚的门板，街上很静。

巴妮敲门，声音传出好远，没人开门。巴妮后退几步朝这幢房子的二楼窗户张望。淡粉色的窗帘里灯光很安详。好像没人。紫杉回头发现自己身后有一个水泥电线杆，上面那盏路灯闪着蓝幽幽的光。

门过了很久吱吱嘎嘎地开了，探出一张泛青的老脸，是路灯的缘故。巴妮和紫杉随着老太太进去，门重新关好。紫杉觉得自己下了一个很深的台阶，险些摔倒，屋里的地面果然很低。

“上楼吧。”

楼梯在屋子的西北角。老太太把毛披巾扯到头上，用

手在颌下掐紧，突出的面孔像被精心雕琢过，皱纹走向很特别。

紫杉跟在巴妮后面上楼。老太太就着灯光看着巴妮放在桌子上的钱。钱旁边放着酒桶。

楼梯是木板的，踏上去声音很小。巴妮上得很快。紫杉倒吸一口凉气，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触到了她的腰部。她回头，在她目光下老太太安静地把手从紫杉的腰部慢慢挪开。

走到那个很明亮的房间门口，紫杉回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。她很恼火。

就是巴妮刚才从外面往上看的那个房间。窗帘的颜色从里面看要比外面深些。巴妮让紫杉坐下，她自己拉开一个抽屉，拿出一个东西放到嘴里嚼起来。那东西似乎很硬，嚼得有些费力。房间里没有别人，靠墙放了一溜很旧的黑色木椅。椅子很漂亮，椅背上雕出花朵。紫杉把目光挪到墙角，紧贴木椅放置一个只有两扇对门的大柜。柜子上有一个很大的镜框。镜框里的照片有些发黄，是一个很妖冶的女人的全身照。

这时候，巴妮捧过一个盒子。盒子外面包着的东西好像是蛇皮。巴妮很突然地把要开的盒子朝紫杉面前推去。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碰贴了一下紫杉的脸，又落回盒子里，发出一个轻轻的响声。

巴妮把盒子里的东西放到手上让紫杉看。是一块四方银锭，上面镶着三颗牙齿，牙齿呈扇形分布。巴妮重新把它放进去，扣好盒子。紫杉看见她把盒子放到刚才拿吃的那个抽屉里。巴妮回身对她说，这都是真的。

“是谁的牙齿？”

“是真的牙齿。”

说完她朝紫杉轻松地做了一个鬼脸。紫杉心里一下子平静好多。

老太太像是一张没有重量的绢纸，紫杉盯着看了好久，认定站在镜框左边的就是刚才把热乎乎的手放到她腰上的老太太。她想不出这个房间可能有几个门，也许她太紧张了。

“走吧，酒装好了。”老太太说完瞟了紫杉一眼，她的眼睛又黑又大深深地陷在一堆皱纹里。巴妮急急忙忙整理着刚才从抽屉里拿出来东西，然后她朝紫杉一扬手，紫杉起身跟在她身后。

老太太、巴妮一前一后撩起布帘从另一个门走出去。紫杉记住那个门的位置，便来到柜前，凑近那个镜框，近看照片的那双眼睛更大了。

“下来吧。”楼下传上来的喊声嘶哑低暗。

紫杉去撩布帘想从刚才她们出去的那个门出去。她一定着急了。她摔倒了。她的一只胳膊触进布帘。她很快就把那只胳膊缩回来，从另个洞开的门下，随巴妮来到街上。她们没有向老太太道别。老太太似乎也不需要这个。她们刚刚迈出那幢房子，身后便是闷闷的声音。

“巴妮。”

巴妮放慢脚步等紫杉赶上来。

“我刚才摔倒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下来。楼梯总是很黑。”

“我是在房子里摔倒的。”

“地板上蜡了。”

“我摸到一个脑袋。是隔着布帘。”

“巴妮，你听见我说了吗？”

“我们快走吧，我阿爸等急了要骂我的。”

“我真的摸到一个脑袋。是我摔倒时无意摸到的。”

“也许那里面有人睡觉。我们快走吧。”

“那布帘遮住的是床？可是巴妮我摸那个睡觉的脑袋，应该有什么声音，叫一声或者哼一声。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是不是个死人。只有死人你碰他脸他才会没有声音。”

“算了，你要是不急，我先走了。”

巴妮有些费劲地拎着酒桶小跑起来，紫杉望着她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巴妮是个可恶的东西。

紫杉回到家里，倒在自己的床上。她把脖子上的毛衣扯到胸前，翻动着尽量让自己躺得舒服。屋子里弥漫着烟臭味。

“杉。”

他坐在床边，镜片在黑暗中发亮。

“和巴妮去哪儿了？客人们刚走。”

她没回答。

“巴妮一举一动都那么夸张，让人看着累得慌。她怎么会喜欢跟你在一起，你们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也许因为我傻，可以唬来唬去的。”

“你怎么哭了，闹点别扭值得这样吗？”

紫杉掀起毛衣扣到脸上。

“紫杉，你已经不小了。已经很大了。你自己知道吗？”

“我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岁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还有你不知道的。”他像只猴子跳起来，打开灯，“我要帮你考上一个大学。”他很激动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走过来走过去。紫杉看着他。

她有一种新鲜感。她从前从他嘴里听过类似的话。她从未多想。因为这些动听的话总是说在人最容易忘却的时候，也因为太多次的重复。就像一种反射，她觉得自己有些紧张。他压在身上，不管她像只快死的小鸟一样发抖，不管她出很多汗，他一切都不管，大声说“我要送你去上学”。仿佛他对他的所有不适都可以在此话中消融。紫杉渐渐习惯了这一切，也习惯了听那句话而不多想，她知道她迟早要睡去，忘掉一切感觉，像走入死亡一样走入梦乡。

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太阳在她和巴妮买酒的时候已经落了。屋子里有灯光，他穿着衣服在那儿兴奋地说着。他没有像被一样盖在自己身上。这不是夜里。她没有出很多汗，她安静地躺着。巴妮回家了，她阿爸已经醉了。这不是白天，这是晚上。

第一个没有欲望、崇高而伟大的晚上。

“我要按我的主意去做。以前，我说爱你你还不懂，现在我真的爱你，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让我自己也诧异的爱。我要送你去上学。我要写信给你还要去看你。让你看清我，也开始爱我。然后，我要娶你做妻子。从此，我们开始一种新的、艺术的生活。你看，我多像个梦想家，就这一次，做个梦想家。不过，为了保证功课，你不能再和巴妮一起